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三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治水江南

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敕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　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

吉齋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髙多下少環以太湖亘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稼苗捄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于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

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濬工費浩大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濬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濬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

時修圩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于是水洩農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復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疏通舊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　六月以陜西按察司副使宋性為布政使右叅政從夏原吉蘇松治水　九月戊辰户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

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表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于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崐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

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吏于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頼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廵撫李克嗣開吳淞江吳淞自周忱修治後天順中命廵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至

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千餘丈十餘年無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葢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畀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于下流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衍于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今惟三江頗通一曰黄浦一曰劉家河然太湖

諸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絶于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澱山等處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吴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于是乃濬臧村等港以泄金壇

濬澡港等河以漑武進濬叉祁通波以漑青浦濬顧浦
吳塘以漑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漑崑山之東濬許浦等
塘以漑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横流盖蘇松常鎮
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在常鎮下流秋霖泛漲風濤
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
臣常令蘇吳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
云治河以治田為本葢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
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

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旣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即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潦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導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

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令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于横瀝練塘鹽鐵各置閘如舊

穆宗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黄成樂上海知縣張嵿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共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用工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饑畚鍤雲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神宗萬歷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逵蒞任發帑金十萬為修治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盡為平壤功未竟

谷應泰曰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歸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又易霑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皐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湖宣歙萬山

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豬之餘溢于三
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
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
乃吳淞婁江率皆淤塞黄浦白茆僅見虗名江海
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
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瀕
湖諸泖相繼堙蕪矣夫懸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
將為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隔九閽則忠臣為之泣

血況乎滔天巨浸洩于一綫之流倒峽傾江阻于
一坏之土其魚之歎能不為之寒心哉而或者謂
溪不入湖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
閼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既立水勢紆迴
清浮則去濁重則沉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
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棣分
為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
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

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茭葦叢生漸成陸地請于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于松江更開范家濱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即所謂三江既入多為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即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

南水勢大畧可覩矣至宣德七年况鍾復請修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苟陂𤐰艾渭渠需莊而况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摧移又有吕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茍非泥橇山樏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子監國

成祖永樂二年四月冊立世子為皇太子先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親冊為燕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

祖益愛之後成祖即位議建儲武臣多請立高煦者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上又密以問黄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决及文華寶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

書名曰儲君昭鑒録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
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
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
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
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説庶幾成其徳業他日不
失為守成令主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
爻舉儲貳為説講畢皇太子名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
恐無儲貳之説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

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耶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六年八月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彝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處親王止

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官吏于境内朝見一切供億皆已有備不煩于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　冬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黄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寛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七年春正月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

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啓聞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黄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竒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令文臣中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齊治

平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行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君子何以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謹備之不使有過可

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　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川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贊善王汝玉每于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

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辭不足為也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美其學識純正楊士奇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為君為臣皆不可不知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鑒戒不可無遂命重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八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年上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黄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

十二年三月帝發北京親征瓦剌六月班師駐蹕沙河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賫表往迎八月帝至北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尚書蹇義學士黄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

中途有言宥蹇義同南京黄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宫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宫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為子耳

十三年秋九月直隷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

百一十五頃有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
帝至京師十二月歴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璽書
諭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黄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
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命刊印以賜皇
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十五年春三月上廵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
林學士兼諭徳楊士奇侍讀兼賛善梁潜輔太子監國
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為予改詩甚善但令卿年邁恐輔余為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訣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生犯鱗觸諱之慮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書函曰皇太子賚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太子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云

夏五月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户者擅取民財事覺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譛于上曰上所謫罪人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户殺之以潛冕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

六月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廵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宫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

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溁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宫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勲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撻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寛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竒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溁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悦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十八年秋九月己巳北京宫殿垂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吉宜御新殿命戸部尚書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令人知其文鮮知其忠葢太子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刋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太

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歩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先是原吉自南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原吉迎見太子于鳳陽道上言太子以不敢緩諭之且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太子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傾仆嘆

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十二月太子及太孫將至北京原吉先入奏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遲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

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太子至北京奏前過山東境内遇民飢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禮部尚書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寀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疏此人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較耶

二十年春三月上北征秋九月還京師

二十一年夏五月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謀不利于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太子處分太子往往裁抑宦侍宦官黃儼江保尤見疎斥儼等日譖之于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因偽造毀譽之言傳播于外謂上注意高燧以紿外廷由是賢等遂起邪

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密言于賢曰觀天象當有易
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
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
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于上候上
晏駕即以兵劫内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
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
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帝布置已定正密
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

上覽偽譔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人所為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嚴治尋逮其黨悉誅之八月帝發京師北征十一月還京

二十二年春三月上議北征夏四月詔太子監國駕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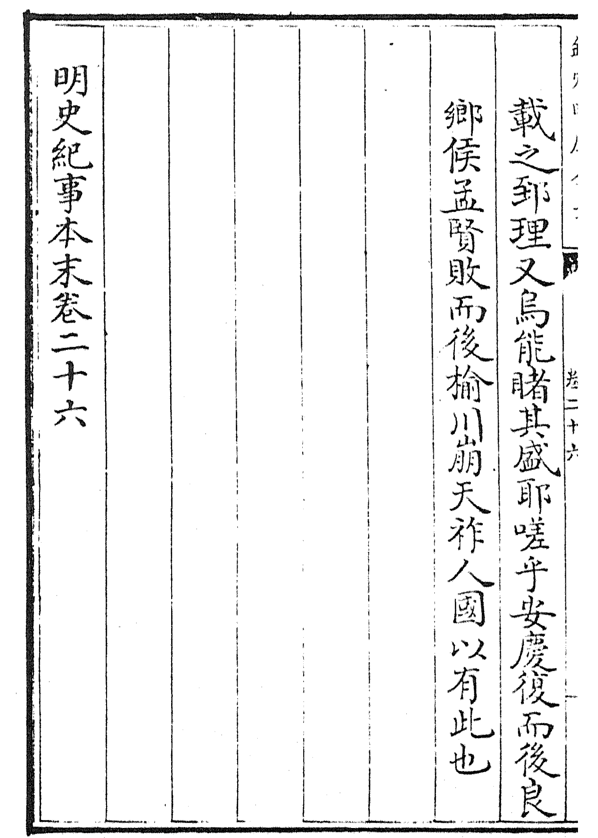
京師秋七月庚寅上崩于榆木川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訃太子太子慟絕强拜受即遣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瀕行太孫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宫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今即以

付之浮議何從興壬子太孫奉大行柩至郊太子及親
王以下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内奉安于仁智殿
加斂奉納梓宫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
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谷應泰曰古之教太子者慎選師傅訓之德義過
龍樓而問寢入虎闈而齒胄葢若是其毖也及乎
六師撻伐有事行間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非特
重器所寄亦以周知艱大練察治忽為嗣王之要

務耳方仁宗之未正青宮也睿質仁明天姿愷惻然而如意類上申生無寵非黄淮進賈誼之謀解縉效鄭侯之議則烏烏向背羽翼無成金玦偏裝憂方大矣幸而皇祖親冊嫡長分定乘危履險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楚王之朝嬰夕側非特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傳自高皇聖學心法頒于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之授以韓非貽謀度越抑何偉歟而

況金忠蹇義輔導于前黄淮楊士竒糾繩于後則
商山茹芝之佐也學識特崇真氏文章獨許歐公
則家丞秋實之采也賑潁川之饑而先發後聞恤
鄒縣之荒而賜鈔穀食則豳風農事之規也又考
成祖廵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垂二紀中
間大官大邑雖復啓聞而庶政庶獄咸就諮決名
為儲位實則長君名為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仁
宗之歷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宫闈

煽禍國本瀕傾管蔡流言備極譏搆一時並集何
以爲懷又且迎駕緩期而逮捕官屬則高煦贊之
偽譔遺詔而陰行廢立則高燧主之益以突陣者
自命黄須樹功者侈談天策而又加之敬禮之密
推曹植輔國之交關兩宫夫是以勢同孤孽危如
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胡濙密書七事王瑜上
變一言則豫教之淑質塵于上聞含沙之哆口交
亂四國非蒙戾園之誅必賜扶蘇之詔而仁宗一



載之邪理又烏能睹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良鄉侯孟賢敗而後榆川崩天祚人國以有此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三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高煦之叛

釋趙王高燧附

成祖永樂二年立郡王高煦為漢王仁宗同母弟也初文皇起兵時世子居守高煦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善騎射從征白溝東昌有功江上之戰文皇兵卻高煦適引騎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已

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于危從儲貳分定于嫡長且元子仁賢又太祖所立眞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宫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文皇不悅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又嘗作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

湅之語　上嘗命太子及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皇太孫同謁孝陵太子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宣宗也東宮性仁厚篤好經史有人君之度高煦不肯竟學然英武頗類上長七尺餘輕趫兩腋若龍鱗者數片上每北征令從左右上嘗與諸大臣微語及儲宮事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上意頗釋一日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

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上易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十二年三月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黄淮等于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十三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于彰德漢王高煦于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

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十四年九月漢王高煦選各衛壯健藝能軍士隨侍勑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所為不法上以其長史程棕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斥

交趾為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隷籍兵部縱衛士于京城内外刼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

亡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縶之西華門内皇太子力為營救乃免上厲聲曰吾為爾計大事不得不割汝欲養虎自貽患耶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即聞變朝發夕就擒矣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熾太子數以書戒之竟不悛

二十二年成祖崩仁宗即位八月己丑召漢王高煦赴京九月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遣漢王高煦子瞻圻于鳳陽守陵當文皇北征晏駕時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五月辛巳

仁宗崩六月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庚戌太子即位改明年宣德元年　七月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常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有言于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

為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　秋八月北
京地震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
日忘及仁宗崩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
請及言朝政上曲狥其意索駝與之四十索馬與之百
二十索袍服又與之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
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
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令
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

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坔瞻域瞻垶瞻墿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唯二叔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

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畧為之備唯叔
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勑南面坐跪
太大言曰我何負朝廷哉靖難之戰非我死力燕之為
燕未可知也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
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故事我豈能鬱鬱無動作汝
循營視漢士馬豈不可洸洋天下耶速報上縳奸臣來
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言
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

太曰事定必治汝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
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勑封贈今上修理南
巡席殿等事為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
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汚衊乘輿
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大學士楊
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原
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
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

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驁而寡謀外藹中怯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勑遣指揮黄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

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已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黄淮黄福李友直協守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禄清平伯吳成為先鋒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

鼓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
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
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
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走南京高
煦外多誇詐内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
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
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
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

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南人謀家耳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擴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為

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戍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卒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于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能悔禍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于萬一當率大軍乘之一戰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上英暢

神武詞旨明壯六軍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絶庚辰薛
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
文臣請慎重武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
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
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
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
城中黑氣黯黲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大軍發神
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人股慄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

勑諭高煦不報已復遣勑諭之曰前勑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勑繫矢射城中諭黨逆者以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寛假今夕與妻子别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就擒辱矣高煦曰城小給斌等復入宫遂潛從間道衣白席藁出見上

頓首自陳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大義滅親上却之以羣臣劾章示煦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罪止倡謀數人赦城中脅從者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乙酉班師命中官頸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等以歸　庚寅駐蹕獻縣之

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勑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

然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曰上意已定衆意已定公何能中阻原吉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時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義曰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于國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

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車駕遂還京　九月帝還京師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命工部築館室于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

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故皆詳書之逆黨王斌朱恒等伏誅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實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獨長史李默免　上至京始思楊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漢庶人高煦鎖縶之内逍遥城一日帝往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項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

人死諸子皆死

谷應泰曰高煦為文皇第二子強力善騎射燕藩兵起摧鋒陷敵從征有功而仁宗之在青宮也性仁柔體肥足㢠高煦輕之以為可取而代也于是潛謀奪長飛語傾危私造兵器陰養死士中傷東宮宮屬自比天策上將而駙馬王寧淇國公丘福亦復宮府交通陰圖翼戴自非居守功高嫡長分定又且張妃執爨陰教克修則成師名子如意類

吾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也然而煦者不過桀
驁不臣非有深圖遠筭特以成祖喜其猛鷙昭帝
曲加友愛于時父兄見驕恃愛肆奸封雲南則恚
怨不去封青州則托故不行支解無罪僭用乘輿
逆節所萌有自來矣然而煦之謀非有湘東刻檀
之狡也煦之才非有曹植自試之敏也地不過樂
安煦非有吳楚七國之强也人不過王斌朱恒煦
非有貫高伍被之佐也乃以宣宗初御輕其年少

陳兵踞坐聲罪朝廷所幸神機內斷親督六師煦
不先爭濟南轉躝河北而困守孤城束身就縛豈
非外多誇詐內實怯懦宣宗料敵真神算也至若
陳山迎駕請襲趙藩楊榮希旨贊決大計賴士奇
一言克保親親獻還護衛耳昔袁盎勸邮淮南田
叔燒梁獄辭即令罪狀果明猶當曲全恩紀而況
齊王後悔背約城守馬攸德望舉朝共知又安可
借金吾片紙使有殺叔父名乎其後逍遥城中煦

嬰鎖縶檻猿未嘗不牢縛虎未嘗不急而忽伸一足勾上踣地以致銅缸燃炭身首為灰彼豈真有闔戕戴吳筑擊秦庭之智哉要不過桀驁不臣適以殺其軀耳雖然高煦之後寘鐇宸濠反者踵起豈前車之鑒不足懾以天誅抑靖難之風若或貽以家法蓋觀于漢庶人之變而歎蜾蠃之類我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沈啟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二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四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仁宣致治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上北征崩于榆木川衆倉卒莫知所措大學士楊榮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有議欲借他事賫璽書馳訃者榮曰大行皇帝在稱敕令稱敕是詐也罪孰當之乃作

啓先馳報皇太子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
城中空虛浮議藉藉慮趙王兵為變皇太孫辭行啟曰
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皇太子然之急未
有所與以問大學士楊士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
令暫假之歸即進納太子悟乃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
御儲位久未定吾今即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八月皇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楊士奇草詔如下西洋寶船
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撒馬兒等處取馬并採辦燒

鑄進供諸務悉皆停罷　出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右春坊大學士黄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于獄復其官　以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户部侍郎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黄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内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為翰林院修撰初上嘗諭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義與汝士奇對曰

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以為貶臣兩人侍陛下日久雖
聖恩不遺不應先及臣等上益重之　命減惜薪司賦
棗之半初楊士奇入謝新命畢聞惜薪司奏准歲例賦
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為宮禁香炭之用將復入奏時
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見士奇顧義等曰新華蓋學
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因言詔下才兩日今
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斤得無過多雖係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也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

吾數日來宮中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復語義等曰卿三人朕所倚宜盡言匡朕不逮命吏部汰冗官　九月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接禁樵採餘俱弛禁　河南黄河溢令右都御史王彰往撫軍民免今年糧稅　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于民命給鈔市之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槩下郡縣徵之小民鳩斂金幣博易輸納而

吏胥因以為奸其一切禁止　禮部尚書吕震請即吉不從時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震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有遺詔令未可援以為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絰帶月數日令可遽即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絰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上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士竒所執是也　以

靈壁縣丞田誠為州判官仍佐靈壁縣事誠居官廉能撫字九年考滿父老詣闕留之遂有是命　長沙府民自宮求為内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為卒戍邊　以太常寺卿周訥為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為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徼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水災請俟來歲并徵命以鈔布代輸直隸廣宗縣水溢命賑給之　諭兵部尚

書李慶以太僕寺馬分給諸衛所及沿邊戍卒牧養上念民力恐廢耕桑也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　冬十月革户部及南京户部行用庫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間金銀至是罷革之　賜衍聖公孔彦縉宅初彦縉來朝館于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命工部賜宅　山東登萊諸郡水災蠲逋租蘇州徐州水災免今年税浙江於潜樂清民饑命

發倉賑之　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曰愼用人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曰興學校教育之道本于師範不在于備而在得人曰端風憲都察院綱紀之職令俾耑治獄非設官本意曰廣儲蓄國用空乏之宜預為備曰惜民力畿南之兵困于牧養宜分給無馬郡縣曰通貨財鈔法不行由于出多而入少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則自能流通曰治奸宄畿民多盜賊宜編里甲相覺察犯者坐命議行之　大理寺奏決囚命同大

學士審録召楊士竒等諭以欽恤至意　命翰林院嚴考歲貢生上諭楊士竒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自今宜嚴試之五經四書義不在文辭之工拙但取其明理者或人材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葢取之嚴則不學者不敢萌僥倖之望

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上嘗語廷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遂及寛典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交阯按察司復虞謙為大理卿先是謙奏事侍臣有言其當密請不

宜于朝中敷奏沽名者又言其屬官楊時習導之密陳而謙不納上乃降謙擢時習為卿至是楊士奇從容言之且曰謙歷三朝得大臣體令犯過極小上曰吾亦悔之顧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于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遂有是命　召太監馬騏還京騏還未幾矯旨下内閣書敕復往交阯辦金珠内閣復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名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

不誅騏也　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進戶部尚書郭資太子太師命致仕蹇義夏原吉言其偏執妨事且多病上問楊士奇對曰資强毅能守廉人不得干以私但性褊執甚至沮格恩澤不得下究上問其故對曰詔書數下蠲免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令有司依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遂有是命　賜戶部尚書夏原吉繩愆糾謬圖書　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立

屯種法甚善徂所司數以征傜擾之自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毋擅役妨其農務違者治之　命都察院捕治湖廣副使舒仲成以楊士奇言罷之上監國時仲成為御史嘗奉旨理木植歲課之弊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命捕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臣得罪者衆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復追理前事則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美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仲成而降璽書褒士奇賜鈔幣

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上嘉羣臣能言謂楊士奇曰朕嘗處事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羣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實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于改　十二月諭吏部慎選師儒　令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

司官姓名于奉天門內西序上諭蹇義等曰庶官賢否

軍民休戚之所係也昔唐太宗書各刺史于屏間有善

政則各疏于下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時

復觀之令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而

在外諸司官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爾吏部兵部具各司

官姓名揭諸西序朕將考其行事而黜陟焉　罷海子

西湖巡視官上謂蹇義曰朕之心苟可推以利民雖府

庫之儲不吝况山澤之利哉　命户部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各郡縣停免催徴糧税　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今内外官貪贓者録其姓名藏于官以便稽閲

仁宗洪熈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先是禮部尚書吕震請于上宜受賀作樂如朝儀上不從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黄淮金幼孜皆言陛下言是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觀天顔固聖孝誠至亦宜勉狥下情上顧

士奇等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明日召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明爲臣以能直言爲忠如昨日朝會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文幣　南京龍山產靈芝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　大祀天地于南郊頒詔天下

罷山場園林湖池坑冶聽民採取悉照洪武年間例辦納　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牧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不可慶忿不納士奇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豈貴賢賤畜之意乎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頃上御思善閣召士奇諭曰內

批豈真忘之朕間呂震李慶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章則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擬此草敕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呂震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二月舞陽清河睢寧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楊士奇以主聖臣直從容為上言之且曰謙雖昧于大體

蓋亦感恩圖報耳上因免謙朝參而視事如故士奇復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于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言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諭當以璽書開喻之上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命百官毋以謙為戒已而名謙為副都御史時有中官採木四川擾民者名謙諭曰爾素清直其為朕窮治之勿懷疑畏　三月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

勿治　樂亭連城萊蕪蓬萊黄巖民饑命發本縣倉賑之　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安徐州今年夏税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言徐淮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催科方急上問蹇義義對亦同上命楊士奇草詔蠲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户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如拯溺不可須臾緩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因命中官給筆札士奇就西角門草詔上覽畢即遣使賫行顧士奇曰卿今可語部臣朕悉免之矣左右或

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耶　大名府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河南鎮汝鈞許四州延津襄城等二十二縣及山東昌邑直隸邢臺等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　時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休養數年庶幾人得其所上嘉納之復諭蹇義等曰曩與卿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餘皆無有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諸臣

頓首謝　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上言犧牲少請遣官
市上曰愛人而後可以事神其令有司監市毋擾民
五月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咨訪可任都御史以
聞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
知畏憚令不才者無復畏憚矣時左都御史劉觀有貪
名　上崩洪武中上隨文皇入侍太祖令閱皇城衛卒
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畢乃閱
以故遲太祖曰善孺子知恤下乎又令閱奏疏多取言

民瘼者上白太祖曰兒生長深宮乃知民間疾苦嘗問
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百姓何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
之政耳太祖大喜稱善文皇即位為皇太子監國多仁
政既即位天下益歸心每邊將陛辭輙戒曰民力罷矣
毋貪功脫擾塞下驅之而已用法尚寛厚然深惡贓吏
每戒法司曰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在位僅十月而
百政具舉云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　罷浙江布政
司參議王和袁旵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為民和等坐

贓遇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三人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責其專擅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仁宗曰然則將何如士奇

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于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令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命與禮部議聞未上而仁宗崩上即位遂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陜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州縣設老人以年高有德者為之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隸

憑藉官府肆虐閭閻上命户部申舊制違者并有司置之法　冬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考滿其民詣闕乞留令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器物不足請買于民間上曰漢文帝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以儉約率下命止之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頓首曰先王制

禮有本有文陛下言及此蒼生之福也　夏四月户部奏青州借官糧賑饑乞復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當如拯溺救焚即命就便分給　五月諭三法司審録繫囚務在平恕　御左順門諭廷臣遵守皇祖舊典上曰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存可也

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内官傳旨皆須復奏然後行

朶顏衛朝貢不至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請掩擊之上曰馭邊之道毋令擾邊而已不許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高煦降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趙王楊士奇力止之詳高煦之叛　冬十月復李時勉翰林侍讀先是洪熙中時勉言事過激仁宗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斷脇不死繫獄時上面訊釋之復名入翰林
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賜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靖士

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潑曰清和恭靖　上御左順門夏原吉等侍上曰讒慝小人直能變白為黑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汲黜正直奸邪䜛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受命　八月禁有司沮格詔令　九月命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稍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盡實對碩叩頭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而降敕切責可立　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儒臣講易

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驛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子謂治貴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時征交阯屢失利

上密問英國公張輔輔請益發兵誅之楊士奇楊榮力言棄交阯便上從之赦交阯罪詳議棄交阯

三年二月易皇后胡氏冊妃孫氏為皇后先是上嘗名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

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竒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貶何謂無議既退縈義語原吉士竒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但當議處置中宮士竒曰令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不決明旦上召士竒縈至西角門問議云何縈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

十事進皆誣詆曰即此可廢也上覽二三事遽艴然變色曰彼曷嘗有此宮廟無神靈乎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士奇曰皇太后必有主張上曰與爾等語太后意也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但朕重皇子而中宮禄命不宜子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

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頷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尚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敕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乃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

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皇祖太宗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為皇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允所請冊妃孫氏為皇后　上御文華殿諭侍臣曰治民有本末制田里設學校本也不幸而有愚頑者然後刑之然觀肉刑則過于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者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

多未必係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當重罪况漢承秦敝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傷殘者多矣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漢文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針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漢唐享國長久有以哉　三月名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遊萬歲山命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上指御舟曰以操以濟羣卿之力也義等叩頭呼萬

歲上喜特名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然古人遊豫之樂不可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醉歸出西安門天已暝　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亡豈其得已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民取之全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乃遣官往山西河南賑濟禁捕治

夏四月吏部尚書蹇義請裁内外冗員從之　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土田上曰王者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　五月巡撫大理卿胡槩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上曰糧稅自有常賦朕方裁抑冗濫古語省事不如省官不許

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顧佐為左都御史

上罷朝諭朝臣貪濁奈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疾不視朝

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即顧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歎息曰除惡務本顧觀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閱數月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尋下觀獄

工部尚書吳中以宮木磚瓦私遺太監楊慶作私第

甚弘壯上登皇城遥望見之詰左右得其實下中獄尋釋之　上閲皇明祖訓諭侍臣遵舊法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但躬蹈當自陛下始上嘉納之　秋七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遊東苑賜宴于東廡上與義等語良久乃曰此中復有草舍朕致齋之所非敢比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偏觀上臨河舉網取魚令中官賜食　青州民劉中等奏自永樂中歲歉流徙畿南棗彊縣凡二百餘户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

有司遣還山東乞附籍裒彊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承風勞擾百姓逃竄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歴代户口盛衰上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皆

足為世大戒　車駕巡邊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從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令渡河道路所經沓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甚憫焉其將士有擾民者殺無赦

九月庚戌朔駐蹕薊州進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諭曰今歲豐稔無他虞善訓厲子孫務禮義廉恥毋安溫飽自棄衆叩頭退

四年春正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訐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上曰然　二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于德弗類不許　夏四月上御便殿問侍臣

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縱欲遂致禍亂武帝猶為彼善于此又曰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圓果寺為國釐祝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不許　五月諭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舉者同罪　命工部尚書吳中申

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隄堰慢令者罪之　六月裁湖廣採辦竹木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宫殿大材至是上聞湖廣災諭吳中曰百姓艱難宜恤比聞工部採辦竹木動以萬計不為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其斟酌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秋七月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當時必有良法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漢唐初政立法

未嘗不善而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隋文克勤克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　廣東海陽縣進白烏二胡濙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　謫御史沈潤戍遼東潤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赦前特命謫戍　九月命户部申明栽種桑棗舊令自洪武來栽種之令多

廢不講上曰古人宅不毛者罰布其申明之務求成效毋具文　冬十月上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降璽書賜詩褒荅　改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内史書上御左順門望見山謂楊士奇曰山為人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陛下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近聞于諸司徵求不厭當不令溷内閣也數日遂有是命

山瑛俱東宮舊臣瑛行事亦類山朝士皆多上明決云
十一月奸吏訐左都御史顧佐過謂受皁隷賂放歸
訐通政司以聞上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
曰所訐事誠有非誣蓋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
芻咸資于皁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而皁亦皆樂得
歸耕實官皁兩便此京師臣僚皆然臣亦不免仁宗皇
帝知之增朝臣俸蓋為此也上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
訐者欲罪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

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名佐以狀授之諭之曰此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退名吏示之狀吏惶恐請死佐曰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時又有因告佐枉法者上怒名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因命法司窮治之得千户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上明決類如此

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選官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設官益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可為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政務龐雜小人倖進則冗食者多上嘉納之　二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議寬恤士奇首以蠲災傷田租進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蠲采買恤刑獄罷工匠清糧

運數事詔下民大悅　三月上奉皇太后謁陵命名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太后曰卿等先朝舊臣勉輔嗣君太后退謂上曰先帝曩在宫時議諸臣優劣輔武臣達大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士奇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樂後竟從士奇言帝還京師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眎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

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既還京因録其語作耕夫記以示蹇義楊士奇等　夏四月江西淮安饑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齎璽書旌為義民復其家　工部尚書黄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户兵部議尚書郭資張本皆言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内通舟

揖處擇荒閑地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逓年饑旱流徙初復宜遣官行視以示開墾上從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而以福總其事已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恐分田滋勞擾竟寢不行

五月上以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各部院大臣各舉薦擢用之禮部郎中況鍾以楊士竒薦知蘇州御史何文淵以顧佐薦知温州皆有善政而鍾出吏員尤有聲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得

令尚無居此必民居寛好欲舍而就民民何罪命杖之
荷校示警名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犯法恃中官為
之救解也自今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須覆奏　六月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竒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
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竒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内閣臣知邊將才否
阨塞險易遠近及冦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笑
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内閣久矣汝顧

為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秋七月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為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八月日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請率羣臣賀上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

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初設巡撫

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名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

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　廣平大名水災命蠲其租

六年二月逮江西廵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退朝之暇命儒臣講說真徳秀大學衍義一書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乎命緹騎逮至京并其家下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甞學問者故怒不可解　勑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竒楊榮等

御製招隱歌及喜雨詩　令北直隸地方如洪武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秋七月帝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明早遣太監范弘問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

怨夫完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句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僕隲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為所獲上歎曰士奇愛我遣弘賜金綺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豳風圖詩圖元趙孟頫所繪也

九月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之民　十一月敕賜蹇義楊榮楊士奇御製喜雪歌　太監袁琦

假公務擅遣內使事發伏誅

七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齋宮論寛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更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即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璽書已下戸部格而不行上怒曰戸部可罪也對曰此永樂末年循習之弊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罪首亦指此事上怒稍解曰今必舉此為第一事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卿試言今日更當寛恤者對曰所在官司不能容逃

民則相結為非宜令郡縣撫恤不願歸者聽附籍為民亦弭患于未萌又言方面郡守小民安危係焉吏部往往循資格陞受不免賢愚雜進請自今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薦用犯贓者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上皆從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于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以進上悦　三月賜大臣御製猗蘭操及招隱詩　五月上御便殿觀宋史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

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于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廒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違者從按察使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上曰朕與卿等當思

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又賜織婦詞一篇上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也朕作為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圖揭于宮掖戚里令皆知民事之艱是以賦此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為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奉使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命同御史馳往各郡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來輙奮前捽寧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姑宥之侍臣言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彼當知所改過也　冬十月八百大甸宣慰司刁乞雅貢方物且云波勒來侵掠乞發兵討之上曰八百去雲南五千里荒服之地也豈能勞中

國為遠人役乎不許

八年春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賜宴溫州知府何文淵等七人于廷以招隱詩賜之　命致仕大學士黃淮與張輔蹇義楊士竒等十人遊西苑賜宴萬歲山之麓淮尋辭歸上宴之于太液池親灑宸翰送之　夏四月畿内河南山東山西旱詔賑恤之上作閔旱詩示羣臣

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竒等進頌上謙不自居降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

侍以驕　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庶官六十八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胡莊禎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晏昇七人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知縣教諭歷事六科備用　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蒔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

九年三月廬陵民陳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饑遣行人賫勅旌為義民　上御便殿觀晉史上曰晉武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托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内郡不能以時區處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而逆臣接跡然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教化蕩然豈久安之道

九月上臨朝諭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穡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于是車駕發居庸關

駐蹕宣府洗馬林晚御幄殿楊士奇楊榮侍上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㓙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即墨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

十二月爾幹順寧王托歡使臣昂克等來朝貢請弁獻前元玉璽降敕褒諭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使來朝進馬具悉王意所得玉璽朕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其

母猷　時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

上御文華殿名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上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無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王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

此心上嘉納之

宣德十年春正月上崩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太子方九歲大學士楊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皇上肇登寳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擇老成識大體者輔之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皇上愼選左右侍從之臣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時中官王振故青宮舊侍上即位命掌司禮監一日太皇太后坐便殿

上西面立名三楊及國公輔尚書濙諭曰卿等老臣嗣君沖年幸同心協力共安社稷又名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嘆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盖先是永樂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宫僚大臣輙下詔獄陳善解縉等相繼死而溥及黃淮一繫十年仁宗每與后言輙慘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為言又顧英宗曰此五臣三朝簡任貽皇帝者非五人所言不可行也又名王振至欲寘之死

英宗跪請得免（詳王振用事）踰年太后崩時蹇夏皆先卒而三楊相繼老振漸居中用事仁宣之業衰焉

谷應泰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然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年之間倉廩贍足生齒繁殖而兵革數起脫劒未祀後之哲王但當愉愉煦煦撫摩瘡痏斲雕為樸廢觚為圜是所尚矣語有之承平之主與戡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用鄉飲洪熈以

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烏喙也故余以仁宣之朝專務德化雖曰度量葢亦有時勢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罷釆買平反寃濫貢賦各隨物産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帯于常朝錄外吏于西省凡此皆善政也而弋謙直言坐徙馬騏矯旨不誅李時勉廷諍被撃毋亦外示止輦内則塡規讓善即喜翹君即怒耶此則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農賑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

駕待邊又且却騶虞之祥禁白烏之瑞豳圖織婦
訓誥同風招隱猗蘭四詩婉美凡此皆善政也而
棄交趾于荒外廢胡后于長門繫陳祚于犴狴毋
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
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創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
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嘗攷
仁宗一祀不永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
宗十載未多而溯于仁之監國則重熙累洽故原

其初造則仁危于宣席其已安則宣光于仁劉緒纘于元嘉宋治盛于慶歷王道無旦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然而三楊作相夏蹇同朝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士奇進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俞之風過于吁咈將順之美踰于匡救矣假使齊桓樂善管子勉之至王孝公奮烈商鞅進之于帝則仁宣之間化理郅隆又能進賢退不肖而數世之後固可豢業而安也

奈何章帝賔天太后震怒論誅王振大臣緘口坐令勃鞮之禍伏于多魚石顯之專萌于病已而仁宣之業則幾乎熄朝廷尚為有人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